

宋代蓝田四吕著述考

李如冰

摘要:“蓝田四吕”是指活跃于北宋时期的吕大忠、吕大防、吕大钧、吕大临兄弟四人。吕大防官至宰相,主持元祐政坛八年,吕大忠、吕大钧、吕大临则先后从学于张载、二程,与关学、洛学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四吕的著述宏富,在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、地理学、文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,部分著作还有开创之功,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化学术都有重要影响。但由于年代久远,历经战火,散佚严重。本文根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,对蓝田四吕的全部著述逐一进行考辨,以便对四吕的学术成就有新的认识。

关键词:吕大忠;吕大防;吕大钧;吕大临;著述考

中图分类号:K825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1017(2010)05-0093-08

北宋一朝,英才蔚起,名臣硕儒,项背相望。然而一门之中,或以功名显,或以道德彰,或以学术闻,如吕大忠、吕大防、吕大钧、吕大临四兄弟者,则极为罕见。吕氏,其先祖为汲郡人,后徙居蓝田(今陕西蓝田县),遂为蓝田人。四兄弟先后进士及第,仕于北宋朝廷。大防曾主持元祐政坛八年,而大忠、大钧、大临则曾从学于张载、二程,为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。后人将其并称为“蓝田四吕”或“蓝田四贤”。蓝田四吕学识渊博,著述宏富,内容遍及经、史、子、集,但由于党锢兵燹等影响,其著述散佚颇为严重。陈俊民先生曾花费五年时间,收集整理成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(中华书局,1993年)一书,但由于陈先生重在理学研究,所以其“所谓蓝田吕氏遗著,是指曾游学张、程门下的蓝田三吕之遗著,而主要是指吕大临之遗著”^①。鉴于这种情况,本文根据有关史书、书目、方志、别集等资料,对蓝田四吕的全部著述做一梳理、考辨,以便对四吕的学术成就有新的认识。

一、吕大忠著述

吕大忠(约1025—1100),字晋伯(或作进伯),皇祐中进士,为华阴尉,后历河北转运判官、淮西

提点刑狱、工部郎中、陕西转运副使等职,官至宝文阁待制。在蓝田四吕中著作最少,散佚也最为严重。经考查,有以下两种:

1、《前汉论》30卷,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7史部史评类著录吕大忠“《吕氏前汉论》三十卷”,云:“予得其本于铜梁令吕肇修,汲公诸孙也。”^②汲公即曾封汲郡公的吕大防,晁氏所得为吕氏家传本,疑为稿本或抄本,没有刊刻。该书不见于现存其它书目著录,亦不见现存他人著作提及,疑南宋后亡佚。

2、《轺川集》5卷、《奏议》10卷,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9集部别集类著录吕大忠《轺川集》5卷、《奏议》10卷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熙宁年间宋辽议地界事,因大忠曾参与此事,有多处据大忠集考证史实。可知大忠集曾有关于此事的亲历记载。晁公武称吕大忠“博极群书,为文尚理致,有益于用,章奏皆亲为文”。^③二程认为:“吕进伯可爱,老而好学,理会直是到底。”^④惜此书不见后世书目著录,疑亡佚于宋元之际。

《全宋文》收有散见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宋名臣奏议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等书中的吕大忠奏议21则,这些奏议主要是有关军事、外交、经济方面的,虽然数量不多,但多为有识之见。《全宋文》另据《说郛》录《吕氏乡约》1篇,但《吕氏乡约》实为吕

^①陈俊民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10页。

收稿日期:2009-01-10

作者简介:李如冰(1974—),女,山东阳谷人,文学博士,山西运城学院中文系教师,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文献及河东文化研究。

^②孙猛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305页。

^③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19,第1010页。

^④王孝鱼《二程集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38页。

大钧所作,《全宋文》误收。《全宋诗》收吕大忠七律一首。

二、吕大防著述

吕大防(1027—1097),字微仲,皇佑初进士。元佑间官至尚书左仆射,封汲郡公。绍圣遭贬,卒于途。吕大防在兄弟四人中官位最高,著作也较多,且内容广泛,下面对其著述考述如下:

1、《周易古经》2卷,存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经部易类著录《周易古经》2卷,云:“吕大防微仲编。其序云:‘彖、象所以解经,始各为一书。王弼专治彖、象,以为注,乃分缀卦爻之下,学者于是不见完经,而彖、象辞次第贯穿之意亦缺然不属。予因案古文而正之。’凡十二篇,别无解释。”此书成于神宗元丰五年(1082)七月,曾刻板置于成都学宫。晁公武所录,当即是此蜀本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经部易类著录此书为12卷,云:“丞相汲郡吕大防微仲所录上、下《经》,并录《爻辞》、《彖》、《象》,随《经》分上下,共为六卷,上、下《系辞》二卷,《文言》、《说》、《序》、《杂卦》各一卷。”^①则是以一篇为一卷,故为12卷。大防《周易古经》问世后,反响甚巨,继起者不断。晁说之、李焘、程回、薛季宣、吴仁杰、吕祖谦等人都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编。但最符合《周易》原始面貌的仍属大防《周易古经》。故当吕祖谦不满于晁氏等人之作,重编《古周易》时,其内容次序竟与大防《周易古经》不谋而合。尤袤《与吴斗南书》即云:“顷得吕东莱所定《古易》一篇,朱元晦为之跋,当以板行,乃与左右所刊吕汲公《古经》无毫发异,而东莱不及微仲尝编此书,岂偶然同邪?”^②税与权在其《校正周易古经序》中也提出疑问:“吕汲公元丰壬戌昉刻《周易古经》十二篇于成都学官,景迂晁生建中靖国辛巳并为八篇,号《古周易》,缮写而藏于家。巽岩李文简公绍兴辛未谓北学各有师授,经名从吕,篇第从晁,而重刻之。逮淳熙壬寅,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《古文周易经传音训》,乃谓编古《易》自晁生始,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欤?”^③其实大防所定《周

易古经》与吕祖谦所定《古周易》在篇目名称上有一点细微差别:吕大防《周易古经》篇目为上经第一、下经第二、上彖第三至杂卦第十二,而吕祖谦本篇目则是上经、下经、彖上传第一至杂卦传第十,但内容次序本末则完全相同。而祖谦本比大防本足足晚了一百年。由于朱熹对祖谦本的推崇,并在作《周易本义》时采用,加上吕祖谦本人的声名,祖谦本《古周易》广泛流传开来。而有创始之功的大防本《周易古经》流传渐少,宋元以后即不见著录,其单行本疑亡于宋末。但宋人吴仁杰编《集古易》时,附录了大防《周易古经》。吴仁杰《集古易》曾于宋理宗端平三年(1236)由吴人何元寿刊于湖广饬所,通志堂所收者即此本,但编目时误为吕祖谦《古周易》,其实吕祖谦《古周易》仅是《集古易》所收之一种。潘雨廷先生《读易提要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)对此已做辩证。

2、《吕氏家祭礼》1卷,佚。
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6史部礼注类著录“《吕氏家祭礼》1卷”,云:“丞相京兆吕大防微仲、正字大临与叔撰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史部仪注类亦著录“吕大防、大临《家祭仪》一卷”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大防“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,相切磋论道考礼,冠、昏、丧、祭,一本于古,关中言《礼》学者推吕氏”^④,大临“通《六经》,尤邃于《礼》”^⑤。则此书当为兄弟合著,疑此书吕大临出力尤多,因大防为兄,故列姓名于前。该书亦不见于后世书目著录,疑亡于宋元之际。

3、《神宗实录》(《神宗朱墨史》)200卷,佚。

袁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前志卷2上史部实录类著录《神宗实录》200卷,云:“右皇朝吕大防等撰。起藩邸,止元丰八年三月,凡十九年。绍圣中,言者谓:‘元佑间,吕大防提举《实录》,范祖禹等编修,刊落事迹,变乱美实,外应奸人诋诬之说。’命蔡卞改修。其后奏书,以旧录为本,用墨书,添入者用朱书,其删去者用黄抹,已而将旧录焚毁。宣和中,或得其本于禁中,遂传于民间,号《朱墨史》云。”衢本卷6史部实录类另著录《神宗朱墨史》200卷,解题与此基本相似,则似应为一书。衢本所录应是晁公武定稿时所修订书名。此书因涉及党争问题,曾多次重修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10云:“元佑、绍圣皆尝修《神宗实录》,绍圣所修既成,焚元

①徐小蛮、顾美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2页。

②尤袤《梁溪遗稿》卷2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1149册,第528页。

③税与权《古经传》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19册,页22下。

④《宋史》卷340,中华书局点校本,1977年,第10844页。

⑤《宋史》卷340,第10848页。

佑旧本，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。久之，内侍梁师成家乃有朱墨本，以墨书元佑所修，朱书绍圣所修，稍稍传于士大夫家。绍兴初，赵相鼎提举再撰，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，然世罕传。”^①则晁氏所藏应即绍圣改修本，已非吕大防元佑本原貌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多处引用《神宗朱墨史》资料，并以“墨史”、“朱史”、“墨本”、“朱本”字样相区别。其所引“墨史”或“墨本”资料应即出自大防该书原本。此书后世不见著录，疑亡佚于宋元之际。

4、《政目》，佚。

《政目》为吕大防所撰政务笔记，不见于诸家书目著录，但其为重要史料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引大防该书多达500条。李焘在引《政目》时，曾提到“《政目》板数差错”、“板数错乱”^②，则《政目》似曾刊刻。此后不见著作引用或提及，疑亡佚于宋元之际。从李焘所引用内容看，《政目》纪事时间跨度自元丰八年（1085）至元佑八年（1093），基本涵盖了吕大防执政的整个时期，对这一时期朝廷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的举措以及人事变动都有所记录。《政目》体例是以日系事，简明扼要，应是其朝政日志，故其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很高，这大概正是李焘大量引用《政目》资料的原因所在。

5、《长安图》2卷，《长安图记》1卷，佚。

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8史部地理类著录“《长安图记》1卷”，云：“丞相汲公吕大防知永兴军，以为正长安故图，著其说于上。今信安郡有此图，而别录其说为一编。”《玉海》卷15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也著录有吕大防《长安图记》1卷。由此可知，《长安图记》是吕大防《长安图》文字题记的单行本，而《长安图》则在信安郡有覆刻。宋赵彦卫撰《云麓漫钞》卷8有关于《长安图》的简略介绍，云：“元丰三年正月（应为五月）五日，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汲郡吕公大防，命户曹刘景阳按视、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。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宫并以二寸折一里，城外取容，不用折法。大率以旧图及韦述《西京记》为本，参以诸书及遗迹。考定太极、大明、兴庆三宫用折地法，不能尽容诸殿，又为别图。”^③郑樵《通志》卷72图谱略下分别著录吕大防《唐长安京城图》和《唐太极宫、唐大明宫、唐

兴庆宫图》，后者注云：“三宫合为一图。”卷66艺文略下又分别著录《唐太极、大明、兴庆宫图》1卷和《长安京城图》1卷。则吕大防《长安图》因为图幅巨大，是将总图和分图分为2卷刊行的。南宋程大昌《雍录》考订关中古迹，曾参考吕大防《长安图》，称为“吕图阁图”，是吕大防《长安图》的绍兴秘书省传本。阁本在明代时还有流传，《永乐大典》曾采录。吕大防为了《长安图》能长久流传，曾在完成后刻碑，并将碑石立于京兆府衙，后几经战火，碑石被破坏，现今尚有《长安图》部分碑石残片，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，惜所存已不足原图三分之一。近年已有学者对其进行复原研究。

6、《西铭解》，佚。

袁本《郡斋读书志》附志卷下集部语录类著录《二十先生西铭解义》1卷，云：“右明道、伊川、吕大防微仲、吕大临与叔、杨时中立、游酢定夫、尹焞彦明、刘安节元承、鲍若雨商霖、李朴先之、张九成子韶、胡铨邦衡、许景衡少伊、郭雍子和、谢谔昌国、刘清之子澄、张维、祝禹圭、钱闻诗子言、张栻敬夫解横渠先生西铭之义也。”则大防曾著有《西铭解》，但其单行本不见于书目著录，疑流传不广。此《二十先生西铭解义》后世亦不见著录，疑亡佚于南宋以后。

7、《杜诗年谱》1卷，《韩吏部文公集年谱》1卷，存。

此二年谱后有吕大防后记云：“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，既讎正之，又各为年谱，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，而略见其为文之时，则其歌时伤世、幽忧窃叹之意，粲然可观。又得以考其辞力，少而锐，壮而健，老而严，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。”^④此记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吕大防知成都府时，由后记可知，吕大防当时是先对杜诗、韩文进行校勘，然后又分别编写年谱附于后。大防所校杜诗、韩文国内早已失传，但据日本人涩江全善《经籍访古志》载，日本福井亨崇兰馆所藏《昌黎先生文集》40卷、外集10卷，即是吕大防所校正的北宋刊本。其所作年谱则因后来刊行的各种版本杜诗、韩文的转载在国内广泛流传至今。虽嫌简略，却开有宋一代年谱编撰之风，对后世亦影响深远。南海潘氏藏宋刊本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卷首，即附有吕大防《杜诗年谱》，《四部丛刊》本即据此影印。《韩吏部文公集年谱》

①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29页。

②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39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10585页。

③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8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40页。

④吕大防等《韩愈年谱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6页。

亦见于四部丛刊本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附《杜工部年谱》卷末。

则因被收于宋魏仲举《韩文类谱》而广为流传。

8、《吕汲公文录》20卷，《文录掇遗》1卷，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9集部别集类著录“《吕汲公文录》二十卷，《文录掇遗》一卷”，盖为大防别集。此书后世不见著录，疑亡佚于宋元之际。晁氏云：“大防即拜相，常分其俸之半以录书，故所藏甚富。其在翰林，书命典丽，议者谓在元绛之上云。”则此书中当收录有大防的书命奏议之类。朱熹在《答吕伯恭论渊源录》中称横渠墓表出自吕大防，内有“学者苦圣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”，“（横渠）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”等语^①。朱熹对此深为不满，认为存之有害。此文吕大防集中当有收录，亦随文集散佚。《全宋文》辑有吕大防文46则，其中多为奏议，但也有一些记、序、跋等。《全宋诗》辑其佚诗六首及残句三则。

三、吕大钧著述

吕大钧(1031—1082)，字和叔，嘉祐二年(1057)中进士乙科。曾知三原县。丁父忧，服除，独家居讲道数年，称京兆先生。后起诸王宫教授，监凤翔府造船务、鄜延路转运司从事。元丰五年(1082)卒于延州官舍，年五十二。范育称“其文章不作于无用”^②。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种：

1、《蓝田吕氏祭说》1卷，佚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史部仪注类著录吕大钧撰《蓝田吕氏祭说》1卷，不见录于其它书目，疑南宋以后亡佚。

2、《吕氏乡约》1卷，《乡仪》1卷，存。

袁本《郡斋读书志》附志卷上史部仪注类著录“《吕氏乡约》一卷，《乡仪》一卷”。云：“吕和叔季明所定也，朱文公记于后。”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6史部礼注类著录：“《吕氏乡约》一卷，《乡仪》一卷，吕大钧和叔撰”。此书流传至今，现主要有宋嘉定本、明正德五年本、明正德十四年本。宋嘉定本七行十四字，注双行十六七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有淳熙二年(1175)朱熹序和李大有嘉定五年(1212)后序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原为丁氏持静斋藏书，后归徐乃昌，徐氏曾将其刻入《随庵徐氏丛书》续编。明正德五年三原王承裕曾校勘《吕氏乡约》、《乡仪》，并刻于弘道书院，此本现藏于国

家图书馆，七行十四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正德十四年(1519)李东将王承裕校勘本更名为《蓝田吕氏遗书》，刻于丹徒县。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。九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卷首吕大钧名后题“三原王承裕校勘”。前有正德十五年杨一清序，后有正德十五年靳贵跋。明代两种正德本乃据宋本而来。

《吕氏乡约》、《乡仪》原题作者为“吕大忠”，且在《乡仪》卷末，有吕大忠记曰：“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，犹身有手足，家有兄弟，善恶利害皆与之同，不可一日而无之。不然，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？大忠素病于此，且不能勉，愿与乡人共行斯道。惧德未信，动或取咎，敢举其目先求同志。苟以为可，愿书其诺，成吾里仁之美，有望于众君子焉。熙宁九年(1076)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吕大忠白。”^③朱熹序云：“此篇旧传吕公进伯所作，今乃载于其弟和叔文集，又有问答诸书，如此知其为和叔所定不疑。篇末著进伯名，意以其族党之长而推之，使主斯约故尔。”^④朱熹意见影响很大，故南宋后《吕氏乡约》、《乡仪》刊本署名均为吕大钧。吕大钧曾屏居乡里十余年，以移风化俗为己任，其做《乡约》、《乡仪》合情合理。然《宋史·吕大防传》称吕大防亦“尝为《乡约》。”细考吕大钧《答伯兄》、《答仲兄》之文，实际情况应是吕大钧起草《乡约》，然后征求兄长意见，最后定稿，以长兄吕大忠的名义公之于乡党予以推行。

另：明彭大翼撰《山堂肆考》卷122《吕氏乡约》条云吕大钧著“有《四书注》及《乡约》”。“四书”之名乃南宋朱熹所定，吕大钧不可能撰《四书注》，作者当有误。但现存一些有关《诗经》著作如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中，有个别地方引用了吕大钧的解释，疑吕大钧曾注解过《诗经》，但在南宋后散佚。

3、《诚德集》30卷，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9集部别集类著录吕大钧《诚德集》30卷，云：“右皇朝吕大钧和叔。嘉祐二年，中进士第。大防仲弟也。终于宣义郎、鄜延路漕司属官。师张厚之。赡学博文，无所不该，其文非义理不发。”^⑤大钧卒后，其友范育表其墓曰：“诚德君子”^⑥，疑《诚德集》即得名于此。如是，

①朱熹《朱熹集》，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册，第1532页。

②范育《吕和叔墓表》，吕祖谦编《宋文鉴》卷145，中华书局1992年，第2030页。

③吕大钧《吕氏乡约乡仪》，《随庵徐氏丛书续编》本，1916年，第8页。

④《吕氏乡约乡仪》，第14页。

⑤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19，第1011页。

⑥范育《吕和叔墓表》。

则此集为大钧逝世后由他人编成，非其自定。此书南宋时尚有流传，朱熹在《答吕伯恭》中言：“欲烦就汪丈处借吕和叔集，检看有《西铭解》否？有望录示也。”^①以后书目不见著录，疑亡于宋元之际。

《全宋诗》收其佚诗1首，《全宋文》收其佚文10篇。

四、吕大临著述

吕大临（1046—1092），字与叔，“杜门十年，以讲学自乐”^②，称芸阁先生。初学于张载，卒业于程颐，与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并称为“程门四先生”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通六经，尤邃于礼。”元祐初为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。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，行如古人，可备劝学。未及用而卒，年四十七。大临在兄弟四人中年齿最幼，享年最短，但著述最多，学术成就亦最高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吕大临有以下十几种著述：

1、《吕氏易章句》1卷，佚。

衢本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经部易类著录《吕氏易章句》10卷，云：“皇朝吕大临与叔撰。其解甚略，有统论数篇。”袁本晁志作《芸阁先生易解》1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经部易类著录为1卷，当以1卷为是。度正《跋吕与叔〈易章句〉》言：“豫章罗传之，坚甫得之，刻之阳安之学宫。”豫章罗，指人称豫章先生的罗从彦，为杨时弟子。朱熹在《答曹立之》中云：“熹近得蜀本吕与叔先生《易说》，却精约好看。方此传写，或未见，当转寄也。”^③所谓《易解》、《易说》当都为《易章句》之别名。此书后世不见著录，疑亡佚于南宋后。清纳兰成德据宋陈友文《大易集义》和曾鞏编撰《大易粹言》二书合辑成《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》一书，其义多引吕说。现《大易粹言》仍有传本，但无吕说。则吕说应出自《大易集义》。陈俊民先生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据《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》对《易章句》进行了辑佚，可备参看。

2、《书传》13卷，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经部书类著录《书传》13卷，题“吕大临与叔撰”。但袁本《郡斋读书志》作1卷，不载传人，云：“盖为程正叔之学者，疑诸吕所著也。”《郡斋》衢本优于袁本，故衢本所著录

应为正确^④。此书亦不见于后世书目著录，疑亡于南宋后。

3、《诗传》，卷数不详，佚。

此书不见于诸家书目著录。《伊洛渊源录》载吕大临：“有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中庸说》、《文集》等行世。”^⑤宋度正《跋吕与叔〈易章句〉》云：“余家旧藏吕与叔文集、《礼记解》、《诗传》而未见《易章句》。”^⑥则吕大临确曾有《诗传》一书，疑亡于宋元之际。现存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、朱熹《诗集传》等诗经类著作中有多处引吕大临注，待辑。

4、《芸阁礼记解》16卷，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2经部礼类著录《芸阁礼记解》4卷，云：“皇朝吕大临与叔撰。与叔师事程正叔，礼学甚精，《中庸》《大学》，尤所致力也。”

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2经部礼类著录为16卷，题解云：“秘书省正字京兆吕大临与叔撰。案《馆阁书目》作一卷，止有《表記》、《冠》、《昏》、《乡》、《射》、《燕》、《聘义》、《丧服四制》凡八篇，今又有《曲礼》上下、《中庸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、《深衣》、《投壶》八篇。此晦庵朱氏所传本，刻之临漳射堞，书坊称《芸阁吕氏解》者，即其书也。《续书目》始别载之。”^⑦《文献通考》卷181经部礼类亦著录为16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为“《礼记传》十六卷。”则此书以十六卷为是。南宋卫湜撰《礼记集说》引用吕氏解说，在《集说名氏》下云：“蓝田吕氏，字与叔，《解》十卷。案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止一卷，有《表記》、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射义》、《燕义》、《聘义》、《丧服四制》八篇而已。今书坊所刊十卷，又有《曲礼》上下、《孔子闲居》、《中庸》、《缁衣》、《深衣》、《儒行》、《大学》八篇。”^⑧则其说与陈氏书目所云卷数、篇目都有出入，疑南宋时所传《礼记解》已非吕大临所著原貌。吕大临《礼记解》后世不见著录，朱彝尊亦云“未见”，恐早在宋元之际已经亡佚。清末民初，蓝田学者牛兆濂思复吕氏旧著，据《通志堂经解》本卫湜《礼记集说》辑出《蓝田吕氏礼记传》16卷，于宣统三

①《朱熹集》，第3册，第1452页。

②文彦博《潞公文集》卷40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《朱熹集》，第5册，第2500页。

④孙猛《〈郡斋读书志〉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——兼论〈郡斋读书志〉的成书过程》，《文史》第20辑。

⑤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448册，第478页上。

⑥度正《性善堂稿》卷14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1170册，第265页上。

⑦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2，第47页。

⑧卫湜《礼记集说·集说名氏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117册，第12页下。

年(1911)刻版于蓝田芸阁学舍,后收入《清麓丛书续编》。陈俊民先生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也参考牛本有所辑校,可参看。

5、《编礼》3卷,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2经部礼类著录《编礼》3卷,云:“吕大临与叔编。以《士丧礼》为本,取《三礼》附之。自始死至祥练各以类分,其施于后学甚悉。尚恨所编者五礼中特凶礼而已。”此书不见于他书著录,疑南宋以后散佚。

附:《朱子语录》卷84曰:“吕与叔集诸家之说补《仪礼》,以《仪礼》为骨。”则吕大临似尚集解《仪礼》,无其它文献佐证,暂存疑。

6、《吕与叔论语解》10卷,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4经部论语类著录《吕与叔论语解》10卷,云:“吕大临与叔撰。与叔虽程正叔之徒,解经不尽用其说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经部论语类著录“吕大临《解》十卷”。后世书目不见著录,疑南宋以后亡佚。朱熹撰《论语精义》曾引用吕大临解,陈逸民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以宝诰堂重刻白鹿洞原本《论孟精义》作底本,参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与日本景享保十四年(1729)和刻本辑佚,但略有疏漏。如《里仁第四》:“子游曰:事君数斯辱知,朋友数斯疏矣。”吕解:“数,亟改也。事是君而不忠,又改事一君,至于数,则君不信,所以取辱。朋友亦然,至于数,亦不信,所以取疏也。”陈书即漏辑。

7、《孟子讲义》14卷,佚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子部儒家类著录吕大临“《孟子讲义》十四卷”,但不见于后世书目著录,疑在南宋以后亡佚。陈俊民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据《论孟精义》辑有《孟子解》。

8、《大学解》1卷,佚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经部礼类著录“吕大临《大学》一卷”,但不见于后世书目著录,疑亡佚于南宋以后。其零星语句散见于程、朱及有关《大学》论著中,待辑。

9、《中庸解》1卷,存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经部礼类著录吕大临“《中庸》一卷”。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礼类著录“吕与叔《中庸再解》”。据现存吕大临《中庸后解序》一文,吕大临为太学博士时作《中庸后解》以为太学讲义。疑尤袤所著录《中庸再解》即吕大临《中庸后解》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云:“吕氏大临《中庸解》一卷,

存,疑即《二程全书》中所载本。”^①又云:“《中庸后解》,宋志一卷,佚。”《中庸解》与《中庸后解》是吕大临解《中庸》的两个版本,朱熹称为旧本与改本。旧本即吕大临太学讲堂之本,也即吕大临《礼记解》中的《中庸第三十一》。改本世人误为明道先生程颢所作,有陈瓘序。对此朱熹曾多次加以辨析,其在为石塾所作《中庸集解序》中即云:“明道不及为书,今世所传陈忠肃公(瓘)之所序者,乃蓝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。”^②在《中庸或问》中又进一步说明:“是则愚尝闻之刘、李二先生矣。旧本者,吕氏太学讲堂之本也。改本者,其后所修之别本也。陈公之序,盖为传者所误而失之,及其兄孙几叟具以所闻告之,然后自觉其非,则其书已行而不及改矣。近见胡仁仲所记侯师圣语,亦与此合。盖几叟之师杨氏,实与吕氏同出程门,师圣则程之子内弟,而刘、李之于几叟,仁仲之于师圣,又皆亲见而亲闻之,是岂胸臆私见、口舌浮辩所得而夺哉!若更以其言考之,则二书详略虽或不同,然其语意实相表里……”^③朱熹所云“胡仁仲所记侯师圣语”即指胡宏《题吕与叔中庸解》:

靖康元年,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川避乱来荆州,某兄弟行从之游。议论圣学,必以《中庸》为至。有张焘者,携所藏明道先生《中庸解》以示之,师圣笑曰:“何传之误!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。”焘亦笑曰:“焘得之江涛家,其弟云然。”

按河南夫子,侯氏之甥,而师圣又夫子犹子也。师圣少孤,养于夫子家,至于成立,两夫子之属纊,皆在其左右。其从夫子最久,而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。其为人守道义,重然诺,言不妄,可信。

后十年,某兄弟奉亲,南止衡山,大梁向沉又出所传明道先生解,有莹中陈公所记,亦云此书得之涛。某反复究观词气,大类横渠《正蒙》书,而与叔乃横渠门人之肖者。征往日师圣之言,信以今日己之所见,此书与叔所著无可疑明甚,惜乎莹中不知其详,而有疑于行状所载,觉斯人明之书皆未及之语耳。虽然,道一而已,言之是,虽阳虎之言,孟軻氏犹有取焉,况与叔亦游河南之门大本不异者乎?尊信

①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151,中华书局,1998年,第794页。

②《朱熹集》第3956页。

③黄坤《四书或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53页。

诵习，不敢须臾忘勇哉！

莹中之志，某虽愚，请从其后。^①

由此可知，早在靖康年间，吕大临《中庸解》即被误为程颢所著。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2经部礼类著录“《明道中庸解》一卷”，应即是吕大临所著误为明道者。朱熹的说法来源有自，令人信服。因此，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今《二程集》中所收《中庸解》即是吕大临所著。将《二程集》中的《中庸解》与吕大临《礼记解·中庸第三十一》文字进行比对，也可以得出二者为同一人所著。故陈俊民将《二程集》中的《中庸解》收入其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一书。

附：《朱子语类》卷101云：“吕与叔《中庸义》典实好看，又有《春秋》《周易解》。”则吕大临似尚解《春秋》，无其它资料佐证，存疑。

10、《吕氏老子注》2卷，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1子部道家类著录《吕氏老子注》2卷。解题云：“吕大临撰。其意以老氏之学合有无谓之玄，以为道之所由出，盖至于命矣。其言道体，非独智之见，孰能臻此？求之终篇，谬于圣人者寡，但不当以圣智仁义为可绝弃。”此书亦不见于他书著录，疑亡于宋元之际。

11、《西铭解》，卷数不详，佚。
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9子部儒家类著录《西铭集解》1卷，曰：“张载作《订顽》《砭愚》二铭，后更曰《东、西铭》。其《西铭》即《订顽》也。大抵发理一分殊之旨，有赵师侠者，集吕大临、胡安国、张九成、朱熹四家说为一篇，刻之兴化军。”则吕大临曾有《西铭解》之作。程泌《书张子西铭解义后》：“横渠《西铭》，其门人吕大临与叔解释甚明。”^②则吕大临《西铭解》南宋末尚存，但后世不见著录，疑亡佚于宋元之际。现存宋王霆震编《古文集成》收张载《西铭》，并有吕大临解，待辑。

12、《考古图》10卷，存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4经部小学类著录《考古图》10卷，解题云：“吕大临与叔撰。哀诸家所藏三代秦汉尊彝鼎敦之属，绘之于幅，而辨论形制文字。”可见晁氏注意到《考古图》在辨论形制文字方面的价值，故将其列入经部小学类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则在卷8史部目录类著录《考古图》10卷，云：“汲郡吕大临与叔撰，其书作于元祐七年，所纪自

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，所藏古器物皆图而录之。”则陈氏着重于其古器物图录的性质，故将其列入史部目录类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经部小学类亦著录“《考古图》十卷”。

《考古图》著录古器之多、之详，在同类图录书中前此无比。全书共录官私所藏古器248名件，基本上是按器物类型编排，同时也顾及时代先后。该书于每器皆定其名称，摹绘图形、款识，记录尺寸大小、容积、重量，并附铭文考释，对出土地点及收藏家之可考者亦加说明；然后征考文献，以按语形式，讨论作器时代、器物名义、形制、用途、相关史实和礼制，以及铭文释读的难点和疑点等，间引他家释读及论说，有时还附入他书所载与本书有异的款识摹印件。

《考古图》传本较多，以清代天都黄氏亦政堂本较为常见。亦政堂本出自明宝古堂本，宝古堂本又出自明泊如斋本，明泊如斋本则出自元大德刊本。宝古堂本、泊如斋本都是明刻本中刊印较佳者。《四库全书》子部谱录类据钱曾影抄宋本录有《考古图》10卷，《续考古图》5卷，《释文》1卷，其提要辨明《续图》非吕大临所作，乃南宋人续大临之书而佚其名氏。四库馆臣用影宋本与泊如斋系统本对校，发现影宋本有15处优点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谱录类存目中另著录《别本考古图》10卷，无续图及释文，为元大德刊本，“附以诸家之考证，已非吕氏之旧，且亦多谬误”。经元罗更翁考订，有陈才子序。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著录《考古图十卷》（北图），题“元大德刊本”。容庚《考古图述评》云其在1926年曾借观“北京图书馆黑字本，谓是元刻，图识皆极劣”，有陈才子序，器目前有“默斋罗更翁考订”字样。王、容所见应为同一版本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所称北宋本及其影宋本都已不见，元刻本亦无从寻觅，疑已亡佚。但今人亦有疑钱曾本非影宋本者^③，其根据是书中多处孱入南宋以后按语及引语，此意见似有一定道理，但其亦承认影宋本为目前所知最佳之版本，可能是真正的元大德刊本，而王、容二氏所见则可能并非真正的元刻。

13、《玉溪集》25卷，《玉溪别集》10卷，佚。

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卷19集部别集类著录“《玉溪集》二十五卷，《玉溪别集》一十卷”。《遂初堂书目》别集类著录则为“吕与叔《芸阁集》”。朱熹著

①吴仁华《胡宏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89页。

②程泌《洛水集》卷9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1171册，第358页上。

③李玉奇《〈考古图〉钱曾藏本非影宋本考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1年第5期，第50页。

作中多处提及吕大临集，则南宋时吕大临集应有刻本流传，但后世不见著录，疑亡佚于宋元之际。有些篇章因收入其它著作而流传至今。由吕大临记录整理的吕、程谈话问答记录《东见录》和《论中书》，被编入《二程全书》，前者收入《程氏遗书》卷2，后者则收入《程氏文集》卷9。陈俊民据中华书局点校本《二程集》将此二篇录出，收入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。《全宋诗》辑有吕大临诗11首，《全宋文》收文32篇，但仍有遗漏，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所附吕大临《拟招》一篇。此外，陕西西安市出土吕大临撰《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》为《全宋文》所未收，此石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藏有拓本，《陕西碑石精华》（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）一书中收录。

以上是蓝田吕氏著述情况。由这些著述可以看出四吕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他们在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、地理学、文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。经学方面以吕大临成就最高，他出入于关、洛之间，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他虽先后从学于张载与二程，但在思想上多有发明，如晁公武所云：“与叔虽程正叔之徒，解经不尽用其说。”其经学思想对南宋朱熹以及明清理学家都有深远影响。其《考古图》一书则奠定了他在金石学上的崇高地位，“宋人所作古器物图录的成熟、系统和完善，当以此为代

表作，后世同类之书概莫能出其规范”^①。吕大防《周易古经》带动宋人恢复古《易》热潮，其所作杜、韩年谱，则为现存最早年谱著作，开有宋一代年谱编撰之风气。其《长安图记》则在历史地理学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吕大钧《吕氏乡约乡仪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，成为后世乡约蓝本，其所蕴含的儒家礼教思想及关学注重实践的精神特质，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密切之关系。四吕著述中的史部著作其历史价值勿需多言，即使其经学或诗文著作中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史料或史观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动向、经济军事、社会思潮等等。四吕著述，文学价值也很高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在著录其著作的同时也作了一些简要而中肯的评价。如他说吕大忠“博极群书，为文尚理致，有益于用。章奏皆亲为之”；大防“书命典丽，议者谓在元绛之上云”；大钧“赡学博闻，无所不该，其文章非义理不发”。朱熹更赞吕大临：“吕与叔《文集》煞有好处，他文字极是实，说得好处，如千兵万马，饱满伉壮。”^②四吕的别集在南宋时还都有流传，其文学观念、艺术风格当对南宋理学家中的文学家如朱熹、魏了翁等人都有一定影响。可惜四吕著述散佚严重，我们无法窥知其全貌。因此，搜集、整理、研究四吕的著述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①张富祥《宋代文献学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53页。

②《朱子语类》卷101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556页。